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八六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朱德和同志：
現年二十四歲，陽曲七區赤泥壯人，去年陰曆月三十日一信，你家知你在榆林二支隊二大隊六小隊工作，後再無音訊，請見報急速給家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請來信，不勝感謝。來信寄晉綏陽曲縣郵政支局轉我。李治祿

張二娃同志：
現年二十三歲，陽曲七區赤泥壯人，四六年參加十五團，後又改編爲獨一旅，同年陰曆月三十日給家來一信，說在榆林二支隊二大隊六小隊工作，希見報後，急速給家來信，或者給我來一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來信寄晉綏陽曲縣郵政局轉我。李治祿

在東方人民中 中共威信日益高漲
毛主席的著作風行於日本人民間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當蔣介石政府因順從美國帝國主義的意旨，使中國從新成爲日本侵略的對象以致聲名掃地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威信在東方人民中日益高漲。上海六月出版的「密勒氏評論報」在題爲「美官方憂慮中共影響在日本之滋長」一文中，說明了日本人民對於中共的注視。該文稱：「引起美佔領當局關心的現象，是對於中共關注的不僅是日本共產黨，一般的日本人民均貪婪的注視着中共，這或許是由於中共軍隊在華北與華中抗日的成功，所以關於中共的書籍，總是銷路最好的，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有兩種譯本，並已完全賣光，他的另外兩部著作「論持久戰」與「論新階段」，也已出版，最近又擬發行的毛氏兩種著作，已爲官方所留難。一些日本作家如德田球一所著的「論中國革命」，席地亞以中國革命爲主題的幾本小說，都爲廣大讀者所歡迎。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按即西行漫記），黃炎培的「延安歸來」，也有很大影響。東京近曾有一新劇上演，劇中的人物英雄是中國的人民游擊戰士，惡棍是日本軍人，而這些惡棍，都深爲一般觀衆所憎恨。」該文稱：在日本共產主義者中間，「毛澤東已逐漸被確認爲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同樣偉大的理論家。」作者解釋中共影響擴大的原因，說明基本的是中共力量的增長和馬克思主義適應於亞洲條件的反映。

豫皖蘇我軍配合反攻 攻克淮陽殲敵千餘
地方武裝有力阻擊倉惶南移匪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九日電）解放軍豫皖蘇軍區主力爲配合南綫劉鄧徐李大軍反攻，七日晚起向蔣匪河南第七專署所在地之淮陽城發動猛攻，經兩日一夜之激戰，攻克該城，殲滅守敵河南第七專署人民集訓總隊、淮陽保安團、淮（陽）太（康）鹿（邑）柘（城）四縣聯防自衛隊及太康保安團等綫部，俘敵河南第七專區保安副司令王彥琛、淮陽縣長張紹九、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王倚龍及縣參議會議長魯瑞玉以下一千零五十人，斃傷及淹死敵一百七十餘人，繳追擊砲四門、輕重機槍廿三挺、步馬槍一千零七支、彈藥及其他物資甚多。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九日電）豫皖蘇地方兵團游擊部隊有力阻擊倉惶南移之蔣匪，使蔣匪行動遲滯，狼狽不堪。僅八、九、十三日統計，解放軍除攻克淮陽俘敵千餘外，另在睢縣、蒙城、鹿邑、太和等地共斃傷俘匪二百二十五名，我僅傷五亡一。現豫皖蘇邊區內僅永城（即蘄楓）有敵五十八師新十旅一個團，許昌有二零六師一個團及鄭州指揮所警衛團，周家口附近有敵約一旅，其餘蔣佔城鎮駐守者，均爲交警總隊及地方雜部，兵力異常空虛，各地蔣匪極爲恐慌。

我軍沿長江擴展反攻 攻佔黃梅宿松兩城

（新華社中原前綫十九日電）劉鄧大軍一部於進佔浠水之後，繼續沿江擴展，於本月十五日攻佔鄂東之黃梅縣城，戰果正清查中。另一部於十七日攻佔皖西之宿松縣城，守敵聞風逃竄，我繳輕重機槍各一，步槍二十餘支，電台兩部，其他軍用品甚多。

簡訊

右玉縣政府人員，在工餘時間共抽出六十個人工，首先幫助米家莊窯貧苦抗屬李三老人拔麥，其中一組四個人在六天內已幫助該村抗屬拔麥四十二畝。（張國璧）

意大利罷工運動益形高潮 參加工人超過二百八十萬
意共發言人公開要求加斯貝利下台

（綜合報導）意大利各業工人全國規模的抗議性大罷工運動，十六日，參加工人已突破二百萬，十八日，更因全國數達八十一萬鋼鐵工人的參加而益形高漲。當日，米蘭有十萬人參加集會，都靈的集會，參加者達七萬人。盛大的集會，同時在熱那亞，佛羅倫薩與那不勒斯舉行。由於意大利工人階級之聯合一致，當日全意一切鋼鐵工人毫無例外停止工作，響應工會罷工四十八小時的號召，秩序井然。鋼鐵工人工會聲明宣布，此次罷工後，如廠方頑固不化，則工人即將在工廠內實行「不合作政策」，並保留進一步行動之自由。與此同時，意大利北部一百六十萬農業工人的罷工仍在繼續，迄十八日已達九天。意大利全國水泥工業的工人罷工，已歷八日。森林看守人的罷工則已至第十日。紡織業工人的大罷工，則在醞釀中。

另據美聯社電：意共發言人隆格十八日公開要求加斯貝利辭職，隆氏稱：定於二十日舉行的全國示威遊行，其目的即在於責加斯貝利內閣。並稱：許多事實證明共產黨與社會黨是意大利廣大勞工羣衆最有權威與最孚衆望的代表。在此以前，據合衆社電稱：意大利社會黨領袖南尼於十日曾敦促加斯貝利自動下台，否則「亦必將以不可抗拒的人民反對力量所顛覆」。

八分區檢討對敵鬥爭後確定 組織精幹武工隊深入敵後
堅決爲貧僱農撐腰，向地主索回糧食財物，結合各種鬥爭，轉向解決土地問題

（新華社呂梁十六日電）八分區於八月底召開對敵鬥爭會議，檢討出年餘來對敵鬥爭的基本缺點後，決定根據目前晉中平川閻匪與奸霸地主搶劫勒索，逼走農民顆粒果實，使貧苦羣衆無法活下去，而迫切要求復仇自救的情況，確定今後除各地方武裝、民兵、武工隊，繼續反搶糧反抓丁，撲滅「鄉村」敵探特務人員，堅持邊緣區與敵後游擊戰爭外，主要應立即組織精幹武工隊深入敵後，堅決爲貧僱農撐腰，發動組織羣衆性的鬥爭，向地主索回搶奪去的錢財。結合展開反飢餓、反「維持」、反奸反特鬥爭，轉向解決土地問題。對捕獲之罪大惡極一鄉村一敵探特務及奸霸地主，一律及時交由羣衆處理。並在鬥爭中審查改造所有幹部，清算幹部的地主思想，清洗一切堅持地主立場、包庇地主的蛻化份子。

會議檢討出年餘來對敵鬥爭的基本缺點和錯誤，是個別領導和幹部思想上缺乏明確的階級觀點，有不少幹部對愛國自衛戰爭的階級性認識不足，工作上錯誤的走了地主路綫，失掉對地主的警惕，一丁當平介四區財政建設助理員等四同志，當在北辛武村發生情況時，竟上了地主僞村長孫某勸的圈套，被他引敵全部捉去（按孫某已先後陷害我幹部戰士十餘人）。在翻奸工作上，不少地方對反動奸霸地主未能滿足羣衆要求，及時的予以鎮壓。陽曲四區「倒算」地主張戶富（原係敵「復仇隊」長），勾結敵人殺害我幹部羣衆曹潤書、牛黃孩等六人，並煽動附近各村地主向羣衆「報復」，羣衆憤激至極，要求立即將其鎮壓，但縣上強調手續和制度，因該地主係「幹屬」，要經過分區批准，一直拖延七個月後始行處理，引起羣衆不滿。有些幹部雖然警惕到地主陰謀，但又未能深入貧僱農中紮下根子，文水二、七區區長誤認爲遍地特務，遂大罪純歸區幹部，連貧僱農也不敢見面，有的幹部單純在鬥爭技術上打圈子，不從發動羣衆來加強對敵鬥爭。這一切都使工作受到不少損失。（馬明）

清太敵後群衆 不斷爆發保丁護根鬥爭

（八分區訊）抗擊閻頑兇殘統治，清太敵後羣衆不斷爆發保丁、護根、殺死閻頑特匪的英勇鬥爭。今夏正太戰役緊急時，閻匪曾企圖在清太平川緊急抓丁，控制太原市守城，某地區青年得此消息後，互相結合，組織了小型的「反抓丁鬥爭小組」，白天嚴密隱蔽，夜晚有計劃的到據點附近進行「口頭鬥爭」，鬥爭結果，有些村莊不僅粉碎了敵人的抓丁陰謀，而且收到瓦解僞軍效果。某村一青年反抓丁轉移中，中途爲兩個閻匪捕住，羣衆得知速的報告了我武工隊；我武工隊趕到後，一槍將閻匪打傷，青年們即蜂擁上去，奪下該閻匪的手榴彈，以此爲武器將該匪搗死，他們並將繳獲的手榴彈保存，準備跟閻匪們繼續搏鬥。據敵某據點五里的邊山某村羣衆，因受不住閻頑「軍糧」「代購」等劫掠，六月間在閻匪武裝「強徵」中，激起了全村青年的武裝反抗，他們一面以手榴彈對戰，一面傳告我軍，最後在我軍協援下擊敗敵人，打破「維持」。（通訊會議集體稿）

中陽五區水峪貧僱農 合夥買牛耕種宿麥

（新華社呂梁十九日電）中陽五區水峪村貧僱農先以鬥爭果實，合夥買牛，趕種冬麥。該村轉土初步分配後，又根據具體情況，解決耕牛問題。經討論決定：先從尚未分配之鬥爭果實中，拿出一部份錢，與沒牛之二十四戶貧僱農買牛（全村共四十九戶貧僱農，待將來分配時扣除），由他們自由夥夥，三五人一組，共分六組，各買牛一條，又種籽問題亦以上述辦法得到解決。羣衆現正積極送糞，趕翻麥地，準備下種。該村貧僱農去年僅種麥五十九畝，今年分地後預計種麥百八十六畝，較去年增加二倍強。（監釋）

永垂紀念，擬徵集整理出版。現由本會委託晉綏日報社負責此項工作。我各方同志和範亭同志生前親戚友好，如有範亭同志遺著遺跡以及圖件等，或曾發表者，請即寄……同志已發表之詩文者，亦請函告，俾得設法何處何刊，以及題目和發表年月，以便搜集。此啟
範亭同志治喪委員會

尋 安文弟

高汝……

究竟錯誤在那裏？

記者吳鋼報導：洪趙楊縣長錯誤傳達 暫時停止羣衆運動

楊縣長來信說是照九分區指示傳達的，並沒有傳達錯。

編者按：當我們接到這個電訊後，深感洪趙楊縣長對於上級這樣土改方針的決定，對於關係澈底消滅地主階級及貧苦農民翻身的重大問題，竟然傳達錯誤，而電訊中又未說明爲什麼傳達錯誤的原因。當即去電晉西南分社查詢傳達錯誤的原因，後來等到記者吳鋼由洪趙返分社後，才來回電，楊吳稱：「此人健忘，並非故意」。固然這種回答是不負責任的，原來，採訪這一消息，既對這樣嚴重問題未引起足夠重視，採訪也是不深入的。後來聞悉楊縣長到黨校學習，當將此一問題去函提出，請予答覆，一直延宕至今，始接楊縣長回信，據他說，並不是他傳達錯，是分區的決定就是那樣。我們覺得錯誤究在那裏，有弄清楚的必要。茲將原電訊發表，並將楊縣長回信要點摘錄，以列登於後，並望九分區及洪趙縣領導機關將這一問題的檢討公開報導，以引起大家的警惕。

（本報訊）新華社晉西南九月一日電，記者吳鋼報導：洪趙縣領導（當時主要應由縣長楊耀負責），不能及時滿足新解放區羣衆復仇清算要求，使個別特務爪牙及惡霸份子依舊統治羣衆，影響羣衆情緒低落。六月初蔣閻軍自洪趙地區撤退後，長久被壓迫於蔣閻僞組爪牙惡霸下的廣大羣衆重見天日，紛紛自動醞釀向蔣閻僞組爪牙惡霸奸細清算復仇，當時因馬上就要夏收未能進行。七月初，楊縣長參加分區縣長聯席會回來後，對分區工作指示未經縣級領導上研究，即匆匆召集區長會議，除傳達改造村政權、防旱備荒、稅收等指示外，將分區指示中：「邊緣區以發動羣衆對敵鬥爭」，錯誤的傳達爲「七、八、九三月暫時停止羣衆運動」，致工作受到損失。如二十九戶之二區下村羣衆，於六月十五日自動逮捕奸細郭小周，交縣府扣押，並屢次要求派幹部前往領導清算，但至今郭小周仍扣押在縣政府，未交予羣衆處理，羣衆極度恐慌，以爲不能清算。樊村四十餘羣衆亦於麥收前醞釀清算本村奸霸樊郭恩、樊銀元，因領導上屢率未應羣衆要求，未派幹部去領導，至今亦二月餘未能進行。奸霸郭恩爲逃避清算「自動」報名參軍，混入我二區分隊，更冒充抗屬叫村幹部優待，派牲口騾場和少出公糧，並拉攏收買積極份子樊希再等，企圖分化瓦解羣衆鬥爭。同時捏謠恫嚇：「不算啦，沒事啦，上面不准鬥。」羣衆情緒大爲低落。發生、安定、西梁莊及一區之賈村、四區左家溝等羣衆曾積極醞釀清算的村子，亦處於同樣情況中。因此廣大村政權不能在羣衆運動中改造，個僞土豪爪牙的統治未能在此有利情況下摧毀，因此給敵人武裝特務以活動空隙。六月十九日，敵洪洞「保警隊」黑間突擊曾安，打死村副閭長三人。一區劉家垣，七月中旬一個僞科長藏匿數日後，安然逃走，當時並未發覺。

楊縣長來信要點

九分區中心工作內容：目前（七、八、九）中心工作，以發展生產，改造村政權，整理財政經濟工作，提高幹部思想，準備今秋明冬普遍深入的土地改革運動；邊沿區以摧毀僞政權，對敵鬥爭爲主，各地羣衆運動暫時停止，因爲幹部思想需要充分準備，上述工作急於要作，土地改革需時非短，要打二三年算盤。擴幹會後各地羣衆鬥爭仍然沒有澈底，羣衆沒有發動起來，沒有走羣衆路線，這些都說明在幹部思想上對土地改革的認識是不够的，因此，如繼續下去不如不搞，各地醞釀鬥爭的，亦需一律停止。回根據分區指示，回去即傳達，當時參加的有縣委書記樊生林、武委會主任李一平、宣傳部長蕭獻征及各區長），大家根據傳達精神及洪趙具體情況，佈置了工作，大意是：完成加銀任務，防旱備荒，發動羣衆對敵鬥爭，土改工作停止，過去未結束的羣運，繼續去作告一段落。」會後吳鋼同志向我提出爲什麼分區這樣佈置呢？是九分區這樣作還是晉綏都如此呢？我說不是九分區的問題，過去我們的工作毛病太多，各縣一律停止。吳同志又說：我看洪趙不能這樣作，他向分區寫信數封，最後回信按指示辦。我對分區中心工作的傳達與汾西、靈石縣長交換了一下意見是不錯的。但在洪趙具體情況來說，對指示的領會是教條的、機械的，只記住「幹部思想上對土改工作是糊塗的，如此繼續下去不如不作，各地醞釀着的鬥爭亦須一律停止」，就沒看見羣衆自發的鬥爭澎湃發展，今天檢討起來，我的羣衆觀點是模糊的。

大寧縣擴幹會 清洗敵僞份子

（新華社晉西南二十日電）上月大寧擴幹會清洗混入革命組織之敵僞份子。大寧縣總生產經理王彥智，於三八年混入革命組織任農會主任，因表現不好，在農會改選時落選，晉西事變時叛變投敵，擔任軍郵工作。四五年，我開展大寧工作時，又混入革命，竟至恢復了黨籍，取得其合法職位，貪污腐化，高利盤剝羣衆。拿公款營私，賺錢是自己的，賠本是公家的，將資本全部損失，賬目不清。今年在河西收賬時，將四石麥子放出，每石吃淨利五斗。去冬，在鬥爭閻家山私自將李永泰欠公家的三百四十一斤棉花，折成一百五十六元銀洋。他穿李之皮大衣一件，頂銀洋九十元。今年四月，用公家的九十斤花，給他家中買牛犁各一頭，並將公款八十萬元，給他弟弟作私人生產，把一石五斗公糧拿到家中吃用。當時，縣擴幹會決定清算移交，他卻逃到石樓縣躲避。此次，派人調他回來參加結算不清，大會決定開除其黨籍，扣押清算，並將其貪污全部財物沒收。六區游擊隊長閻文，是閻匪「兵農基幹」，任過營長。被我俘虜後，他乘機混入人民軍隊，任游擊隊班長、隊長，威脅打罵羣衆，激起羣衆公憤，四月被撤職，調到二區任村公所通訊員，七月因不聽命令被敵包圍，竟不發一槍逃跑，現由縣上扣回，交羣衆處理。前任三區游擊隊長馮道生，曾任閻匪「愛鄉團」排長，被我俘虜後，介任我游擊隊班長、中隊長等職，貪污菜金合銀洋三十元，今春假借縣府秘書名義，帶槍回家，在羣衆中撞騙，並私賣步槍兩枝，得銀洋四十元，販子賭數次。已決定由公安局扣回法辦。又，該區游擊隊指導員賀勳，出身破產地主，去秋給機關生產，貪污銀洋一千四百五十七元，已由公安局扣回，限期交出貪污款。三區區長閻璞，去冬大寧解放後，將我八封軍屬信交與敵人情報科唐立斌，唐即將信交與敵僞大寧縣長左樂盛，致人持信迫害我軍屬，損失甚大。後閻璞又將唐立斌槍決。四月，他私自回家五十七天。這次會上決定撤職，給予嚴重警告處分。（張光）

（編者按：閻璞竟將我軍屬信件送給敵人，以致遭受迫害，損失甚大，而後雖又把敵情報員槍決，亦不能遮掩這一罪惡，這一問題應引起我們極大的警惕，並嚴加審查，僅僅給予嚴重警告而了事是不澈底的。對這個人的看法應重新考慮。）

綏蒙軍直成衣廠 爲前方戰士縫棉衣 預計中秋前後全部完成

（新華社綏蒙十九日電）此間綏蒙軍直成衣廠工友們，趕做棉衣送前方。除年老的幾個工友外，共餘都自動加工，有時從早到晚，有時疲到深夜。因燈遼困難，他們把山藥蛋搓成餅餅當燈用。有的同志頭帶病上工。預計可於陰曆八月十五前後，棉衣任務即可完竣。

清太武工隊堅持敵後 成二板等六同志英勇犧牲

（新華社八分區訊）堅持敵後陣地之清太武工隊，八月來有六位區級幹部（均係共產黨員）英勇犧牲。他們特別是成二板、董元亮、張耀宗三同志的生前事蹟及臨死時之英勇就義，爲平川人民所稱頌，並鼓舞他們勝利的信心。清北區武工組長成二板同志（區武委會幹事）他在去冬，便冒着冷凍，冒着敵僞特務的威脅，活躍在清源邊山，堅持白石溝以西邊山的鬥爭，組織建立了青年保衞，斬斷了僞頑「治村」特務的活動。有一次特務們曾將他老母親抓去，妄圖軟化二板同志，可是二板同志託人告敵人說：「你狗日的抓我一個母親，二板非抓你十個不成！」敵即懼於二板武工組的英勇機智，不久便將他母親偷偷地釋放了。五月間他們伸進敵據點周圍活動，在一次與大隊「勾子」遭遇，一陣抵抗後，二板同志腿部負傷，但仍伏地延拚，最後彈盡時，他將槍支零件拆卸埋藏，用最後的一顆手榴彈作了壯烈的犧牲（按成二板同志貧農，二十四歲，抗日戰爭中的老戰士）。這時同行的區大隊長，著名的團圓狐狐山英雄董元亮同志，在擊斃敵一名後亦英勇犧牲。二十二歲的青年武工隊組長張耀宗同志（區民兵大隊副），夏收前一次地方部隊向前活動中，他帶病向前趕去，因爲那一帶正是他經常活躍的地方。可是在他與我大隊失掉連絡後，與大股敵人遭遇在一個孤山頭上，張耀宗同志沉着抵抗，擊傷敵人二名。當他負傷被俘後，「勾子」們便要拉他前走，耀宗同志堅毅地對敵人說：「要殺就殺在這裏！走是不走！」遇頑匪士兵們出敵陣地向羣衆說：「八路軍氣死得鋼骨！」其他英勇犧牲的三同志是：川西太四區的區委委員郭銀閣，堅持平川工作的清二區縣長鄭平與縣府二科科員高鉞同志。（本）

中陽金羅鎮群衆 追索地主財物、

包庇到底者要鬥爭 自動拿出者不追究

（新華社呂梁十日電）中陽三區金羅鎮羣衆召集大會，鬥爭包庇地主之狗腿胡二小。胡某隱藏之地主胡獻瑞之貴重物品，於六月初被羣衆取出（見六月七日本報），經羣衆教育，胡某仍不轉變，繼續包庇地主胡獻瑞，隱藏大批財物。九月一日，該村羣衆召開大會處理。羣衆對胡二小說：「你還隱藏有地主「三顆頭」（胡獻瑞綽號）的東西，不拿出來生話，我們要把你綑起來。」胡某當場反目抗拒，恐嚇羣衆，羣衆那裏怕他，齊聲怒吼：「你仗誰的勢力，還狗子，不繳人，綑起！」在羣衆迫迫下，他取出隱藏地主的包袱十二個，內有褲袱著四十四件、長短布衫六十三塊、銀洋八十二塊、狼皮被褥一條、褥子二床、銀器二斤六兩五錢、珍珠若干、象牙筷六雙、糧食三石及其他物品一部。貧農王達子等人受地主胡獻與金錢糧食收買，羣衆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批評教育。會上決議並號召給地主隱藏東西的人，自動揭發，拿出來概不追究。當場有富農任視禎說出，他給大高家溝地主碧好保存蔴籽一石；翌日貧農王宏瑞自動報告他給大高家溝地主×德包庇被褥八床、衣服四件、藍白布三塊及條具十件。同時並搜出地主藏集在其親戚傅保發家中的洋布一疋、白洋五十八元、包袱四個。（鄒解）

嚴防地主偽造路條

編輯同志：

最近臨縣地主開始企圖逃跑，躲避羣衆清算者甚多。所持路條多爲僞造、私改或借用，值得引起我們警惕。如裴家峁扣獲二區曹峪坪李積瑞，是私改路條，三交稽查除扣獲之李拜厚、溝大如等，也是借用私改路條。因此，我建議，今後應注意加強如下工作：（一）開路條應嚴格審查，沒有介紹手續，不給開路證，防止僞造介紹手續。（二）加強招待所人員的教育，使之注意過往人員，並向有關上級報告。（三）對留宿人員應嚴審查，有目的的進行清查戶口。（四）路條使用過後，應嚴格交回。（五）如發現給地主偷開路條者，不論何人，應給以處分。

讀者郝奎珠

更正

九月十九日本報一版頭條「五寨要子水、新旺莊羣衆清算地主勝利」一訊第二段內，貧農安氣俊係安其俊之誤。

方山欒家塔羣衆 審查農會會員 組土改委員會 醞釀清算地主

（方山訊）欒家塔羣衆整理農會，準備向地主鬥爭。八月三十日召開了農會會員大會，首先研究了農會會員的條件，再根據條件，把報上名的一百一十二人都一一進行了審查，大家在審查中很認眞。如審查貧農郭本正時，貧農郭文保說：「你是大漢奸段文軒的朋友，又是漢奸地主楊俊山的妹夫，雖然你和他們不算好，但你當過僞村副，暫讓你留在會外，看你在鬥爭地主中好壞再說。」審查中農王倚魚時，大家說：「你從小就是祇財主，壓窮人。常偷的給地主送話，不要你這個人。」對富裕中農劉有寬，現在雖然生活好，但他是從小攬工打忙工，靠勞動翻身起來的，能和窮人站在一起，所以也批准參加了農會。農會會員審查後，擴大到九十八人，編成十一個小組，民主選出小組長。羣衆提了領導羣衆澈底進行土地改革的條件後，選出貧農高生富、劉芝有、僱農周根保、郭文保等七人組成土地改革委員會，現正醞釀清算地主中。（白光）

靈寶之役我戰果巨大
殲滅蔣胡匪五千餘人
繳獲各種砲六十餘門

（新華社豫北前綫十七日電）（遲到）陳謝大軍於十二日解放隴海綫上重要城市靈寶，獲得巨大戰果。計殲滅蔣胡匪七十六師新一旅全部、二零六師四團之兩個砲兵營、十五團及砲兵五十一團各一個連及砲兵十五團一個營部，俘新一旅副旅長胡秉銳以下五千餘人，正旅長賈永讓化裝落荒而逃，僅以身免。計繳獲十生的五榴彈砲四門，戰防砲四門，迫擊砲及六零小砲共五十三門，火箭筒四個，輕重機槍一百八十八挺，戰防槍四支，步槍一千五百餘支，汽車二十五輛及其他軍用物資極多。上列戰果，未包括虢略鎮及鄉之戰果在內。

冀中八分區地方武裝
八個月殲蔣匪二千六
各縣戰勤組織整編待命出征

（新華社晉察冀十九日電）緊捱天津的冀中八分區（包括津南、靜海、青縣等地）地方武裝，於過去八個月中，與蔣匪作戰共達二百七十九次，共斃傷俘蔣匪二千六百六十八名，繳砲二門，機槍三十挺，長短槍一千一百八十九支，先後收復據點十八處，得而復失者十四處。

（新華社晉察冀十九日電）為有力支援解放軍的大反攻，冀中安平、安國、新樂等縣的戰勤組織均已整編就緒，待命出征。除隨征隨軍担架隊及運輸隊外，各縣並組成民兵遠征軍，新樂縣組成六個「民兵遠征連」，饒陽則將隨軍担架運輸民兵各組成一團，蠡縣規模更為廣大，遠征精幹民兵達兩個團六千一百人。各縣担架隊並分火綫擔架與轉運担架，有轎椅式担架，一部担架上搭棉被枕頭及準備為傷員使用之水壺、碗、手巾、防毒與防空用具等。不少農民拿出自己的熱水壺，配備於担架隊。安國、安平兩縣担架枕頭上，還繡着「革命義務」、「夢中不忘」、「爭先立功」字樣。涼棚頂還寫着慰問信。各縣均曾舉行參戰短期訓練班，訓練大批担架及民兵幹部，並對救濟傷員、應付敵情、防毒防空，皆作實際操演，舉行大檢閱與大演習。

蔣匪整五七師就殲經過

（新華社華東前綫十九日電）前綫記者報導蔣匪整編五十七師就殲經過稱：疲憊不堪的蔣匪整編五十七師，配合整編第五師進犯鄄城，遭解放軍阻擊部隊的嚴重打擊，三天未得前進，至九月六日，發現解放軍的鐵鉗伸向其側後，乃慌忙自王老虎、徐海一綫回竄，集結於沙土集及其東南大王莊徐莊一綫。七日，解放軍即將五十七師全部包圍，午夜，首攻徐莊，殲敵六十旅十團一、三兩個營，同時攻克匪外圍據點十餘處。八日，將沙土集外圍之匪全部肅清，集內蔣匪乃成甕中之鱉。八日黃昏，解放軍以沉着神速動作，接近匪陣，某連一部乘匪哨兵不備，突然出現於北門外之地堡前，一槍未發，生俘匪軍一個班。九時許，發起總攻，在砲火轟鳴與烟霧瀰漫中，解放軍各突擊隊健兒，奮勇突破鹿砦，踏越壕溝，二十分鐘即突破北面匪軍防禦工事，打開五個缺口，早著戰功的「郭鐵勝英雄連」「泰安突破英雄連」及數個突擊隊，均先後自北面衝上圍牆。接着，各兄弟部隊相繼突入圩內，各路大軍從四面八方湧進，迅速掃除蔣匪殘餘據點及巷戰工事。在解放軍威震下，匪軍心渙散，兵無鬥志，雖曾勉强兩度反撲，但一經解放軍還擊，匪即紛紛潰退，許多匪軍士兵躲在工事裏不發一彈，等待繳槍。在前綫政治攻勢下，更有成連匪軍集體放下武器。解放軍參戰各部以少數兵力和極小代價，俘獲敵數倍乃至數十倍的匪軍官員和武器。戰鬥至九日晨五時結束，蔣賊嫡系整編五十七師遂告全殲。

養好一個傷員等於殺死十個敵人
陝甘寧醫療工作者爲傷員輸血

（新華社西北電）陝甘寧邊區醫療工作者在「養好一個傷員等於殺死十個敵人」的口號下，第一後方醫院自動組成六十餘人的輸血隊，已輸血五一七零四四，使許多生命垂危的傷員因而獲救。主治醫生吳埃已為傷員輸血五百四四。在克服醫藥及器材的困難下，更有許多新的創造，如除頭部、腹部器官的創傷外，其他部份重傷不復敷藥，而均用切開側治石膏包紮為主的治療法，因此法治療有效者，總治癒數百分之九十七點七。第三後方醫院以開水消毒皮管和容餅提鹽接代替蒸溜治療工作，效率普遍飛速提高。第一後方醫院二所擴大復雜的手術室，三小時內即可佈置就緒，應用二百多斤重的鍋爐，只須蒸汽消毒器小時即可裝置完畢使用。藥劑員前沖一人擔負了從前藥房三十人的六個人工作，化驗室從每天驗血驗痢三十餘件，現在每天齒三十件，李來成一人一天即化驗廿二件。

誓掃北綫殘匪
爲南綫反攻後盾
晉察冀軍區電賀反攻大捷

（新華社晉察冀十九日電）晉察冀軍區致電毛主席、朱總司令轉中原、豫西、魯東、西北前綫指戰員，祝賀各路反攻大捷稱：欣聞南綫我軍分路出擊，所向披靡，劉鄧威震江淮，陳謝揚伊洛，陳粟縱橫魯西，彭賀回師延水，從此，全國範圍反攻展開，解放大旗插遍江北。等欣懷之餘，奮勇有加，誓掃北綫殘匪，為南綫後盾。又中共晉察冀中央局賀電稱：大軍南征，直搗匪後，萬衆欣騰，蔣匪覆滅命運已定，全國解放之日不遠。我區處華北心臟，自當克盡責任，加緊作戰，同時深入貫徹土地改革，厲行生產節約，以全力支援前綫，以期早日收復失地，擴大華北解放區。邊區行政委員會亦電南綫各路大軍致賀。

呂正操將軍「九一八」撰文
號召向蔣賊討還血債

（新華社東北十九日電）前東北軍將領，現任東北民主聯軍副司令呂正操將軍，頃為本社撰文紀念「九一八」十六週年，號召「向賣國賊蔣介石討還血債」。該文稱：「九一八事變時，蔣賊為了討好日本主子，消滅異己的東北軍，以便放手屠殺中國人民，就把東北大好河山拱手送敵。當時的東北軍雖然保有較優良的裝備與訓練和高度的抗日熱情，但因他是舊式軍隊，缺乏明確的政治目標，不能體現人民的願望，只知盲目服從，不聽任蔣賊的絕對不抵抗命令，撤離了東北同胞，西移。繼之，蔣賊又破壞了長城抗戰，遂走了張學良將軍，把熱河、冀東相繼送給敵人，並調東北軍進行「剿共」內戰，借刀殺人，百十五師、百十師、百零九師先後被殲。

但這些也促進了東北軍的覺悟，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下，東北軍官兵要求抗日也日益堅決，因此聯合西北軍，擁護了雙十二事變。經過中共大義調解，蔣賊被迫接受了張楊兩將軍的主張，但讓蔣介石回到南京，立即變卦，扣押張學良，謀殺王以哲，進一步拆散了東北軍。七七抗戰後，蔣賊更趁機分散東北軍，使用在最艱險的前綫，孤立作戰，雖然東北軍奮勇殺敵，屢建戰功，如有名的保衛滄邑、滄河血戰、忻口作戰等，但遇到慘重的損失，蔣賊不僅不予補充，反而趁機擠併，改編換面，取消番號。士，死者暴骨，生者流浪，妻離子散，時至今日，依然徘徊於川陝道上，有家歸不得。這就是蔣賊所給成的抗戰有功的東北軍悲慘的下場。

東北光復後，東北人民尚未喘息，蔣家匪幫立即乘美帝國主義的飛機軍艦，紛紛進入東北，向人民劫收。出賣東北的蔣賊，重用敵偽漢奸，樂選胡匪，把美國帝國主義當作爸爸的實統治，代替了把日本帝國主義當作爸爸的滿洲國統治，被人民稱之為「二滿洲」，這是一針見血的譏喻。直到今天，東北蔣區人民還在「二滿洲」的統治下，過着水深火熱苟延殘喘的生活。

東北人民在十六年來實際生活體驗中，已逐漸認清了蔣賊賣國面目，並認識了中國共產黨是東北人民唯一的救星，在中共領導和扶植之下，還形成了東北人民愛國主義的傳統力量。在東北，創造了抗日聯軍，並堅持了十四年間艱苦卓絕的抗日鬥爭。在關內，東北先進人士和流亡學生展開和堅持了抗日救國運動。七七抗戰後，在冀中有五十三軍之一部，在冀南有張學思率部，在濱海有五十七軍之一部，都在八路軍扶植之下，得到了大量的發展，並鍛鍊成為人民抗日戰爭的勁旅，收復東北的先鋒。日寇投降之前，冀熱遼東北愛國健兒和東北抗日聯軍及新四軍八路軍之各一部，會師東北，組成東北民主聯軍，摧毀敵偽殘餘，打擊了蔣軍向東北人民的進攻，解放了東北大部份地區和半數以上的人民。今天，在東北的新舊兩種力量，正在展開死活的鬥爭，一種是蔣賊賣國獨裁的傳統力量，一種是人民愛國主義的傳統力量。蔣匪集團的情況正是日落西山，新換來東北的餘賊，早是人民軍隊手下敗將，一盤不如一盤，不管他如何喊叫「一定要從『共匪』（人民）手中收復一切失地」，「只需六個月即恢復優勢」，這只能是欺騙希式的裝腔，懸不倒任何人任何力量（包括其洋爸爸的援助在內），決不能挽救其必然死亡的命運。而東北人民的情況，則正如旭日方昇，兩年來，東北人民在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中，翻了身，千百萬人民獲得了土地，建立了民主政權，根本上摧毀了封建統治。兩年來的進步，超過了過去幾十年幾百年的進步，這個進步力量正在飛速的成長着，必然成為決定一切的力量。「九一八」以來十六年的歷史進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東北人民已從極端不利的情況轉到空前有利的情況。我們紀念「九一八」的任務，就是發展這個有利情況，積極放手壯大人民力量，擴大人民軍隊，全部消滅東北蔣匪，打倒蔣介石，肅清「二滿洲」的賣國傳統，爭取解放全東北。

張學良將軍的部下，講武堂的同學，東北軍的官兵們！你們長期忍受蔣賊的愚弄陷害，現在是向蔣賊報仇為人民立功的時候了！今天蔣賊已經面臨末日，你們要及早選擇自己的道路，組織起義，領導起義，站到人民方面來。

今天的時代是人民的時代，東北人民必須有膽有識，必須敢於勝利，堅決的行動起來，就一定能夠最後消滅「二滿洲」的漢奸統治，就一定能夠取得解放全東北的勝利！

否認參加蔣匪偽選
宋慶齡女士聲明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蔣匪宣傳機關近散佈所謂孫夫人將在廣州參加偽國代「競選」之謠言，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對此已鄭重否認。據合衆社上海十六日電引宋女士聲明稱：『此種傳說完全不確，我並無任何從事政治運動以圖參加（蔣）政府的意圖，此外，我想這種消息是從廣州發出來的，而我在廣州既不是「代表」，也不是正式居民。』

劊子手魏德邁返華府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據華盛頓消息：美帝國主義魏德邁使團已結束其在擯香山旬日之勾留。於十七日返美，魏德邁之「調查」使命，係宣佈於七月二十一日，其於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期間，在中國作了「援蔣滅共」的「調查」，制訂及進行種種佈置。血腥屠夫魏德邁在中國擴大援蔣後，因彼已據得蔣介石對中國軍事、政治、經濟主權的進一步廣泛出賣。本月九日，華盛頓美國務院發言人會稱，俟魏德邁返國後，即可決定「實施美國援華（按即援蔣滅華）之全部計劃。」

密勒氏評論報洩露
美軍當局包庇暴行兇犯

（新華社陝北電）據美聯社上海十三日訊：上海美人主辦之密勒氏評論報，於社論中質詢非法駐紮上海的美國憲兵對於美軍兵犯罪嫌疑人，但美軍當局不但不加以懲治，反而加以包庇。該報稱：「百老匯大廈的美國憲兵，在行人衆目睽睽下，以棒皮短棒毆打一中國人力車夫。當日肇禍者對美國憲兵當局提出抗議，但據調查時，犯罪的美國憲兵從未受紀律處分，另一尚位於包庇失職。」該報對中國人民「日益高漲之反美（按指仇恨美帝國主義）情緒」，表示發慌，稱：最近在中國京、滬、青島、平、津等地不斷發生的美軍兇行，以及美軍當局之包庇兇犯行為，「使反美情緒火上加油」。又據美聯社十四日滬訊：上海美軍方面發言人對密勒氏評論報所洩露之美憲兵毆人事件，僅為美憲被捕承認，其所能辯解者，僅為美憲兵用以毆人者，「不是橡皮短棒而是普通的警棍」。

蔣幣再跌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據中央社上海訊：十八日蔣記中央銀行又將美匯基準價提高為四萬二千五百元蔣幣換一美元，較十二日之基準價四萬零五百元，蔣幣又貶值約百分之五。同時，英鎊匯率也由十二萬二千元蔣幣換一英鎊調整為十二萬五千元。

我撤出鹽城

上月十二日攻克鹽城（鹽城）之蘇中人民解放軍，於完成殲敵任務並掃除該城一切蔣偽組織後，於廿一日主動撤離該城。

法一切較大城市 都爆發工人示威運動

（巴黎訊）法國工人階級反對拉馬第經濟政策及減低工資法令的罷工與示威運動，正進一步高漲中。迄十二日止，法國一切較大的城市都舉行了抗議的示威遊行。十日，馬賽勞動人民的大示威，曾使許多商店關門，港口貨物無法起卸。類似的示威同一天在法國五個省份中進行，法西南部波爾多城的示威，參加者達八萬人，十一日北部里爾附近有三萬人大集會，十二日罷工與示威則遍及法國中部的內維爾、西部的[illegible]與波爾第西北部的克恩、南部的聖萊特等城市。蒙城當局在盛怒之下，竟以美援的催淚彈和水龍頭對準那些企圖越過攔杆闖進縣府的工人。在南部的聖安·里昂·屏斯示威者中，有許多店員與小商人參加。懾於罷工運動的拉馬第當局，急忙於日前宣佈成立一委員會，來擬所謂「制止」通貨膨脹與物價高漲的計劃，以緩和法國人民的憤激，但法國人民對此宣言多漠然置之。巴黎的職工會要求當局趕快公佈其計劃，並且提出必須增收資本所得稅與減少軍事預算。人們指明：唯一辦法，在於改變政府政策，並成立真正的民主政府。

法國輿論 不滿美帝乘火打劫

（巴黎訊）美帝國主義乘火打劫，陰謀公開直接控制西歐各國經濟與行政之「新計劃」，已引起法國輿論的不滿。法國解放報對美國在法所進行的「調查」表示不滿，它指出「美國議員在進行毫無顧忌與無所不至的「調查」，他們想知道例如法國總工會有多少力量，它與僱主間關係如何？社會輿論對工資有何影響等等。他們在研究我國的預算，覺得我們生活太奢侈，賦稅負擔分配錯誤。」該報並透露美國企圖改變法國選舉時間的陰謀稱：「我們應該記得，我們的市區選舉是要在美國會舉行「援歐計劃」辯論之前舉行的，美國議會們也同樣地對選舉的結果表示十分關切。」該報進一步指出：「市區選舉已成了一個「大賭博」。美駐法大使卡佛利會與拉馬第會談，勸他「不惜以一切代價拖延選舉，直至美國援助到來之時為止，那時就有利於「解決一切問題」」。晨報則指責美國甚至干預法國外交。

英工黨政府既幻想美援 又怕美趁機奴役英國

（綜合報導）工黨政府一方面仍幻想美國之援助，另一方面對於美國趁機奴役英國之企圖又表示恐懼與抗拒。商務大臣克利浦斯十二日向兩千工業家及職工會領袖發表演說，要求長久地節約，並立即增加出口量三分之一。他計劃向美國所壟斷的「西半球」「美元區」國家大大增加英國的出口貿易。（法新社十三日電）克利浦斯說：「根據馬歇爾計劃和其他方法，我們可能從美國得到進一步要援助，但我們不能指望他，我們不願成為無援被其他各國的經濟漂流或政治政策所束縛，不論這些國家與我們多麼友好。」英財政大臣達爾頓在倫敦國際銀行與貨幣基金會議第二屆年會上，要求該行與基金委會「借出大量款項，以拯救英國與歐洲免於災難。」但被該行美國行長馬克洛所拒絕。略者大喊：「我們有我們在傳統，我們不要保護」之後。貝文又暗示美國應該恢復戰時的租借法，以挽救英國免於經濟崩潰。貝文的演說被美國合衆社借所謂某些英國人士之名，大加諷刺，該社十一日電稱：「這些人士批評貝文為求得使英國能得更多美元援助的辦法，已至於智窮力竭之境。」

消息報評 美陰謀直接控制西歐經濟

（莫斯科訊）消息報外交觀察家頌評論美國直接控制西歐各國經濟的新陰謀稱：「現在從美國資本家的觀點看來，拋卻假裝的時間已經到了。美國商界的機關刊物「商業週刊」公開宣稱：馬歇爾計劃已經壽終正寢，而另一新計劃正取而代之，即由美國直接控制歐洲的復興。該刊透露：「新計劃將需要派四千到五千美國專家去歐洲」，假若如此，則些「專家」們仍然是替奉行「杜魯門主義」而去歐洲。例如專家漢彌生去改組了希臘政府，「專家」歐利杜將軍決定了土耳其安全的需要，還有一些「專家」們要去「重建法國經濟」。總而言之，我們看到美國獨佔資本家利用西歐各國經濟困難的壓迫，正赤裸裸地在把「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強加諸西歐各國身上。」

「歐洲合作委員會」遭遇重大困難

（巴黎訊）「歐洲合作委員會」的工作與「馬歇爾計劃」已同遭重大困難。自七月十五日「歐洲經濟復興會議」閉幕後，「合作委員會」即在艱難與失望中工作，擬定計劃於九月一日以前製成一項報告，向美國說明與會十六國之經濟情況及如何實施「馬歇爾計劃」，以求取美國之「援助貸款」，此一工作已兩度宣佈延期。在第一次宣佈延期至九月十五日以前時，美國甚形焦急，曾派副國務卿克萊頓與國務院顧問萊衛於上月卅日與「合作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舉行公開會談，會談中，「合作委員會」執委會提出三個疑問：（一）美國在今後四年中，究能給予各國若干貸款？（二）西歐經濟已困窘萬分，美國是否能及早「援助」？（三）若干國家不同意為美國壟斷歐洲市場而組立「歐洲關稅同盟」，美國是否對此問題讓步？結果，雙方陷於僵局。美國務院在本月五日接獲克南對此次會談之報告後，倫還了一個新的圈套，揭露了名詞「國會特別會議」，討論迅速給予十六國貸款，美副國務卿羅維特也散佈空氣，說美國需要立即「援助歐洲」，克萊頓並聲言應先貸款二十萬萬美元給各國，以渡今冬危機，其目的，是以此為條件，要十六國減低他們對美國要求今後四年貸款二百九十億美元的數目，並迫使他們答應建立喪失經濟獨立的「歐洲關稅同盟」，作為美國貸款之基本保證。但西歐各國均不願就範，美國對此惱羞成怒，克萊頓於十一日公開批評「合作委員會」的報告為「商店定貨單」，而非一「互助」計劃，美國不能接受。」十六小時後，「合作委員會」大部份國家被迫聲明願意研究成立一個和數個關稅同盟，但瑞典、瑞士、挪威等國隨即表示拒絕參加，貝文及其他專家們亦於十二日認定將「合作委員會」工作無限延期。

副刊

南征散記

王匡

過黃汎區

八月十七日，行程八十里。

從鄭郭以南的胡橋店出發，走五十里，即進入黃汎區。村莊被大水分隔着，像一個個的孤島，高粱只露出半截穗子，泥水發出令人作嘔的臭味，從這個村子到另一個村子，必須走上五六里的水路，才能「登陸」。我們挽着臂膀，蹚着汙泥，涉過齊膝的潮水。其他人馬車輛，成排成隊的排進着，平靜的水面被攪的嘩啦嘩啦地沸騰起來。

拖砲的牲口陷在泥巴裏了，砲兵們即[illegible]，扛抬着砲箱，背着砲架，拖着砲彈，慢慢地走着。汽車在泥水中嗚嗚地嚎着，幾牛頭拖走着，車夫們幾十步就得下來打一次火。護送大軍的戰士們，緊跟在大車後面，推着車身，抑動着梢子，吆喊着。腳底下是如此的凹凸不平，念朝着前哨，部隊在這遠的一「小島」上點着一盞小燈前進，一不小心，便通一聲就會滾得滿身泥水，整個部隊在緊張時分彈達彼岸，在昏光朦朧中，每個人左右看着滿身泥漿而饑餓着。

八月十八日，在項城的黎明休息。項一帶地勢較高，但仍可見到高牆上留下水淹浸的痕跡，黃水在人們腦子裏刻下極其恐怖的印象。民國二十七年六月蔣匪在花園口和中牟趙口決開河堤，一瀉千里，於黃河，吞沒了三十二萬人民的生命和財產，蔣匪血債深深埋藏在他們的心裏。一個受難的老漢告訴我說：「誰知道明天會怎麼樣了？只要蔣姓再開個口子，咱們全家老少就得完了。」

老百姓窮困不堪，一斤白麵要走三四個村莊才能買到，飢家的牛、羊、豬都和人擠在破落襤褸的小屋裏，能用能吃的東西大都給土匪散兵游勇搶光了。人民解放軍的游擊隊今年春夏間曾到過這裏，一度將土匪趕走，他們都以期望的心情談論着縣司令（即豫皖蘇軍區副司令魏鳳樓），望他快來這個地面。

夜宿前莊營

八月十九日，行五十里，過沙河，到前莊營。

半夜抵達宿營地，老鄉們聽說是八路軍大軍南下，都提着燈籠，引着我們看房子，自動的燒茶做飯。「同志，歇歇，辛苦啦。」滾瓣聲從村的東頭傳到西頭，帶來的牲口馬鞍還未卸下來，就被拉到老鄉們的馬棚裏，咬着吸嘴的吃着新加的草料。我們住的一家老鄉，只有一個婦女和她的兩個孩子，大的叫張豐風，十五歲，小的才八歲，主人家雖忙碌地替我們做飯，招待的十分週到。

「你當家的呢，不在家嗎？」我們問她。

「不，……」她搖搖頭：「他被抓壯丁的抓走了。」接着，她告訴我們，她的男人已經被抓走七年了，他正在地裏做活，一中央軍一下子就抓走了，同時被抓走的還有七八個人，那時她做好了午飯，送到地裏時，只見他丟下的一把鋤頭和一個水罐，她在地裏昏迷了好幾次，不是為了兩個懷抱的孩子，早就要尋死了。

提起蔣匪抓丁，誰都憤恨與害怕，一批七八個，再一批又是八九個，一兩年的光景，蔣匪軍前後已經抓過四次了，五六十家的前莊營，一共抓走四十多人。抓的辦法是突然將田野、村莊、路口包圍起來，然後一個一個抓起來。被抓走的人，都和張豐風的父親一樣，再也不見回來。

北向店的早晨

八月二十七日，行程卅五里。過錫鎮（光山、羅山間）到北向店，開始進入原來的中原解放區。

沿途可以看到被蔣匪塗抹和改寫的標語，這幅標語是去年中原新四軍和八路軍所寫的。「堅決執行停戰命令」被塗上了一個「到處勦匪」，「實行政協決議」上面貼上了一張「嚴懲匪首」，兩者字體清晰可辨。我們的宣傳員用白灰又把他抹掉，在上面寫上「鄂豫皖的人民，團結起來，打倒蔣介石！」

早晨七點鐘了，街上的舖子還緊閉着大門，通訊員小郭要買電池，輕輕在敲着一家雜貨舖的門板：「老鄉，請開門，我們是人民解放軍，別害怕。」但是沒有回聲。小郭又喊了一回，裏面有人低聲說話了，一個人低聲說：「是北方兵吧？」另一個說：「不要開，除非他是八路軍。」小郭急了：「老鄉，就是八路軍呀！你出來瞧瞧！」老板從門縫裏往外瞧了瞧，呀的一聲門開了，老板責備我們為什麼不早說是八路軍。「是八路軍麼！去年來過的，好名聲！」他大聲嚷，像一隻老公雞的嗓子，隣近的店舖都喊開了。街上的人，都圍攏着我們，問着：「同志，去年到那裏去了？」還有一個寡婦子的老太婆對我說：「滿熟的，我像認得你。」

進入大別山

九月二日，行程六十里。

滑着大別山的背脊向東南行進，已經是第五天了，滿山上松柏樹青滲滲氣爽，川中和半山上的梯田，遍是金黃色的穀子。

在拍過鎮休息，一位老太太親熱的搬個凳子來，笑着說：「一聽說你們是八路軍，我心裏只偷偷歡喜，後來眼看看你們過了三天三夜，老天爺哪，真不知有多少人呀！八路軍！我又是怎樣的歡喜。」我要說我歡喜八里畈的老板（鄉）們—他們見我們默着擡一個木箱子，問我們是不是和紅四軍一樣是來演戲的，並且要我們打完仗以後，一定要到這裏來唱兩天戲。還有一個老板指着街邊的標語，問我：「耕者有其田」是個什麼意思？是不是「二五減租」？當我告訴他就是以前的分田地時，他連聲說：「懂得！懂得！」原來他是個分過田地的人，紅軍走後，土地又給地主照原樣的拿回去了。最有意思的，是老板們問我們：「紅軍」是否去打漢口，並且告訴我們說：「同志哥，只有三百多里路，沒得好遠。」

九月三日，行程三十里，沙窩宿營。

沙窩一帶的老百姓對八路軍很熟悉，去年為保衛這塊地方，八路軍曾在這裏流過血，打過仗。

我們才進街，老百姓就說：「四五天不見鄉保長來上門，就知道窮人的軍隊要來了。」他們中間流傳着一個這樣的預言：「八路軍第一回南下，趕走日本人，八路軍第二回南下，一定趕走中央軍。」

點紅豆

汀

下了雨，村裏人都忙着搶秋，保德牧塔村地主閻禍的兒媳婦，也打上腰團到遠明溝的荒坡去了。她在那裏種了紅豆，滿意地回來了。

一月之後，紅豆開了花，她又氣喘喘地到了荒坡裏，只是這次多了兩個農民和兩個女代表。

在靠牆的紅豆苗旁邊，帶出四兩銀子，兩對袖圈，兩付牙簽子。她的手顫抖抖地把這些東西交給了女代表。人們發癡嘆着「原物歸主」一啦。她哭喪着臉，坐在地東西的土坏旁，兩隻眼貪婪地注視着，活像一個女賊在失主面前的窘態。

範亭同志治喪委員會啟事二